



□谢新春

在单县朱家楼院的建筑屋顶上,常常见到一组组神态各异、造型生动的陶或琉璃脊饰,有的是龙、凤、狮子、海马,有的是牛、马、鸡,它们静踞在脊梁或檐角之上,历经数百年风雨,至今仍默默守护着这片居所,也守护着一段关于信仰、工艺与生存智慧的文化记忆。

这些脊饰,就是民间常说的“五脊六兽”,这一生动的称谓直观描述了黄河流域明清时期硬山建筑的屋顶文化,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征。

“五脊”,指的是硬山屋顶上的五条主要屋脊。硬山式建筑为两坡出水,前后两坡交汇在顶端,形成一条最高、最长的水平屋脊,为“正脊”,也称“大脊”。从正脊左右两端向下至四个檐角的脊叫“垂脊”,一正四垂,合称“五脊”。这是明清时期硬山建筑最基本、最典型的屋顶构架。

“六兽”则是指装饰在屋脊上的瑞兽,这些瑞兽有的源自神话故事,有的来源于日常生活。其具体构成受建筑等级、地域风俗等影响略有差异,但核心结构稳定。正脊两端为大型兽,称“正吻”,也称“吞兽”,因其造型多为龙首,其尾部上翘呈张口吞脊状,气势十分威猛,故也称“龙吻”。龙吻共一对,分列大脊两端。四条垂脊的檐角位置,常设置一组“蹲兽”,其数量、造型、排列顺序均有严格规制。一般来说,黄河流域民间硬山建筑上每条垂脊常设五个蹲兽,共计二十条蹲兽,均匀分布在四条垂脊上。

“六兽”之说,民间有两种说法,一种说法“六”是虚数,指的是正脊龙吻与垂脊蹲兽组合全称。另一个则是一对龙吻加四个檐角的引领兽(多为仙人),正合六数。无论哪一种说法,都是人们对“六”这一数字的钟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祈盼。

关于垂脊蹲兽的形象,有官制和民制两种说法,官制(官廷、庙宇)规制严谨,序列固定。现存古建筑蹲兽最多的是北京故宫太和殿,有十条之多,既包括龙、凤、狮子,还有天马、海马、狎鱼、狻猊、獬豸、斗牛、行什等异兽。其他建筑依据规制,小兽相应递减。官制蹲兽多源于神话故事,象征权势、祥瑞、辟邪。民制则贴近百姓生活与

农耕文化。采用六畜(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)造型或者其衍生形象,直接反映了农耕社会对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的美好祈盼。也有的地方选用鹿、猴、麒麟等寓意吉祥的动物。后来,垂脊檐角处出现了“仙人骑凤”“仙人骑鸡”等形象,寓意居此可逢凶化吉、引领前行。

五脊六兽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,需要精湛的雕刻技艺和精美的材料。在古代,制作五脊六兽需要集木工、彩绘、雕刻等多种技艺于一身的高超工匠才能完成。每一个兽头,每一个脊饰,每一条垂脊,每一条戗脊,都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。正是他们用精湛的技艺,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,才使整个建筑显得更加生动、富有神采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价值的文化遗产。

五脊六兽是明清时期硬山式建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它通过一组象征性的瑞兽形象,完成对屋顶轮廓的艺术化勾勒与文化意义的附加。它不仅起到装饰作用,还具有实用之效,在两坡瓦垅合拢处起到加固作用,防止雨水渗漏,有护脊之功。

以被誉为“民俗博物馆”的单县朱家楼院为例,这座典型的北方明清时期硬山式建筑群,其屋顶上静静屹立的“五脊六兽”,正是这一建筑文化“活化石”的生动体现。朱家楼院的屋脊装饰,融合了官式规制与地方风情,其正脊两端的龙吻,造型古朴生动,张口吞脊,姿态威严,有效地收束并装饰了漫长的正脊线条。四条垂脊上排列的蹲兽,则鲜明地体现了鲁西南地区的民间特色。它们取材于当地百姓熟悉的祥瑞动物或家畜形象,造型敦厚朴实,选用彩绘或灰陶原色,与青砖灰瓦的整体建筑色调和谐统一,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乡土美感。这些脊兽,不仅是朱家楼院建筑艺术精华所在,更是单县乃至北方地区明清社会文化生活、审美趣味与精神信仰的实物见证。它们默默讲述着过去匠人的巧思,寄托着建造者祈求家宅平安、人丁兴旺、福瑞绵长的愿望。当今的我们仰望这些历经风雨的屋脊神兽时,所惊叹的不仅是其精巧的造型,更是穿越时空而来的那份厚重。

(作者为菏泽作协会员)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

□阿仁

我们需要用黄河所有的声音歌唱。这歌唱不必是丝竹管弦精心雕琢的旋律,它必须混着泥沙的颗粒,必须带着大地深处奔涌而出的原始力量。那是冰凌在壶口炸裂的锋刃之声,隆冬的禁锢被巨力撕开,坚冰断裂的脆响,如同万千片透明的薄刃在河床的岩壁上激烈碰撞、迸溅,凛冽而决绝。这声响裹挟着雷霆的余威,是大地挣脱寒冬时,骨骼深处爆出的呐喊。

这歌唱该是青铜樽底沉淀的星粒之音。当古老的祭器沉入浑浊的河水,岁月在它腹中积存下黄河的泥沙,那细密的沉积,是千年时光无声坠落的微响。你屏息静听,仿佛能听见商周的雨滴落在樽沿,听见祭祀的祷告在青铜的壁内回荡。那声音被时光磨蚀得微茫,却固执地沉淀在樽底,成为大河记忆里无法抹去的星尘。它低回,如亘古的叹息,在每一次水流的轻抚下发出幽微的共鸣。

这歌唱该是黄土塬上信天游崩落的陡坡之韵。当高亢入云的歌喉在千沟万壑的塬顶骤然拔起,声浪便如巨大的土块,从陡峭的崖壁轰然滚落,一路跌撞,一路摔打,砸在裸露的黄土坡上,腾起遮天蔽日的烟尘。那是生命的悲怆与欢欣在苍凉的沟壑间反复撞击、回荡,最终碎成千万片,每一片都带着泥土的气息,溅落在干渴的河床之上。这声音里裹挟着黄土地的重量,是大地上开出的最倔强的花。

我们需要用黄河所有的声音歌唱。这歌唱该是纤绳深深勒进肩骨的低音。当粗粝的绳索嵌入古铜色脊背的肌理,那是血肉之躯与整条黄河的重量在进行角力。沉重的号子并非发自喉咙,而是从被挤压的胸腔深处,从勒紧的骨骼缝隙里碾磨出来。那是低沉的呜咽,是生命承重之处发出的、被大地吸吮的鸣唱。

这歌唱该是摆渡人槽槽里淤积的谣曲。木槽在船帮的槽臼中反复摇动,经年累月,槽臼被磨得光滑如镜,深深凹陷下去。每一桨摇动,每一次槽柄与槽臼的摩擦,都像在研磨这些浸透了水汽、汗水和无尽等待的谣曲。吱呀——吱呀——单调而悠长,那是时间本身在河面上缓慢划过的声音,是渡口无言的岁月在槽槽里层层叠叠堆积起来的、最温厚的吟咏。

这歌唱该是水文站标尺上锈蚀的刻度之响。冰冷的铁质标尺沉默地耸立在水边,又在它身上留下赭红的锈迹。当洪峰涌来,水流急速舔舐着那些刻度线,发出极其细微、近

用黄河所有的声音歌唱

乎消逝的声音,那是钢铁在水的怀抱里缓慢溶解、被吞噬的声响。这微弱的之音,被大河不动声色地接纳、锈蚀、覆盖,最终成为它庞大叙事中一个确凿的注脚。它标记着水位,更标记着人类丈量洪荒的执着。

所有声带在河床里醒来!解冻的时辰已至,巨大的能量在古老黄河的青铜喉管中奔涌、冲撞、寻找出口。那声音不再是冰凌的碎裂、纤绳的低吼,或槽槽的呻吟,而是整条河流从僵硬中复苏,筋骨舒展时发出的深沉咆哮。它挣脱了冬的束缚,裹挟着高原解冻的白雪,挟带着苏醒的黄土,冲刷、重塑着河道。这声音是地脉的震动,是黄土高原在春汛的号令下集体松动的轰响,是大地深沉的吐纳在青铜般的河床喉管里汇聚成的、不可阻挡的奔涌。

当奔涌的激流在平缓处稍稍喘息,那浑浊的泥沙便开始沉淀。这沉淀并非终结,而是另一种形态的聚集与塑形。亿万颗微小沙粒在水的缓流中沉降、堆积、凝结。它们沉淀为音符的骨骼,沉淀为旋律最坚硬的内核。泥沙不再仅仅是泥沙,它们构成了黄河之歌不可撼动的基石与浑厚的底色。

它挺立起泥沙铸就的雄浑身躯,以黄土高原为基座,以万里河床为共鸣腔,向天地发出它浩荡的宣言。它低沉时如地底滚过的闷雷,高亢时如裂帛穿云。它不再是河水的流淌,而是黄河本身化身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歌者,用整个生命、全部的历史与所有沉积的苦难与荣光,在歌唱。

这歌唱,是黄河的魂魄在发声。壶口惊雷般的炸裂,是它挣脱束缚的怒吼;青铜樽底沉淀的星尘,是它古老记忆的微光;黄土塬上崩落的信天游,是它献给大地的炽热诗篇;纤绳勒进肩骨的低音,是它负载前行的坚韧脊梁;槽槽里淤积的谣曲,是它日复一日的平凡叙事;水文站标尺的锈蚀,是它对时间的无言诉说。所有这些声音,都深深浸透了泥沙,那沉淀为音符骨骼的泥沙。正是这泥沙的沉重与浑厚,赋予这歌声无可比拟的分量,让它得以穿透历史的风烟,在广袤的时空里矗立。

我们需要用黄河所有的声音歌唱。只有如此,我们的歌唱才不是轻飘飘的,才具有了黄河泥沙般的质地与重量,才配得上这片土地所经历的沧桑与它所孕育的魂魄。当我们的喉咙发出声响,那应是黄河在胸腔中的奔流与回响,是那永远奔涌的古老力量,借由我们的血肉之躯,再次发出它雄浑的宣告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